

十年

十

年

民國廿五年七月正編初版發行
民國廿七年十月合訂初版發行
民國三十年一月合訂二版發行

實價國幣一元八角
(外埠酌加寄費)

“年 十”

(本訂合續正)

印翻准不權作著有

編輯者 夏 吟 尊

發行者 章 錫 琛
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

印刷者 開 明 書 店

總發行所

電上海 報海 掛福州 號州 七路 〇二 五六 四八 開明書店

分發行所

昆明 武成路 貴陽 獨樹子
重慶 保安路 衡陽 司前街
成都 陝西街 曲江 河西二
桂林 環湖路 金華 文昌巷

開明書店分店

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八二七五

開明創立於一九二六，到今年十周年了，打算出一種書，一方面對讀者界作有一點兒意義的貢獻，另一方面也給自己作個紀念。這部小說集刊就是從這樣打算之下產生的。給牠題個名字，誰也會想到又現成又醒目的「十年」。於是牠有了名字。

據一般批評家說，我國的新文學運動起來以後，小說方面的成就比較可觀。開明自從創立的那一年起，就把刊行新體小說作為出版方針之一。到現在，大家都承認開明這一類的出版物中間，很有一些在現代文學史上佔有地位的佳作。這是開明的榮譽。開明要永遠保持牠的榮譽，就約當代作家各替開明特寫一篇新作，用來紀念開明，同時也給我國小說界留個鳥瞰的攝影。發育了將近二十年的新體小說成為什麼樣子了，雖然不能全般地看出，但是總可以從這裡看出一大部分。在這一點上，這部書似乎有着不少的意義。

所約作家共有二三十位。到了集稿的期限，有些作家因為事情忙，有些作家因為要慎重推敲，尙未把稿子寄到，而存稿的篇幅卻已不少了。我們不願意叫許多作家失掉參與我們紀念的機會，乃改為分冊出版，先將已收到的發表，不久再出「十年」續集。

末了，對於特地為本集撰稿的各位作家謹致真誠的感謝。

二十五年八月夏丏尊

目次

銀變	魯查	一
且說屋裏	老舍	三
一件小事	張天翼	五
雪朝	靳以	七
站長	王統照	九
星	巴金	一九
裁員	徐霞村	二五
某日	吳組緝	二七
嬌裔	施蟄存	二九
中國的最後一課	李健吾	三七
一月二十三日	丁玲	三五
死	凌叔華	三五
鵬程	蕭乾	二九
英文教授	聖陶	三七

銀變

魯迅

趙老關清早起來，滿面帶着笑容。昨夜夢中的快樂到這時還留在他的心頭，只覺得一身通暢，飄飄然像在雲端裏蕩漾着一般。這夢太好了，從來不曾做到過，甚至十年前，當他把銀條銀塊一籮一籮從省城裏祕密地運回來的時候。

他昨夜夢見兩個銅錢，亮晶晶地在草地上發光，他和二十幾年前一樣的想法，這兩個銅錢可以買一籃荳芽菜，趕忙彎下腰去，拾了起來，揣進自己的懷裏。但等他第二次低下頭去看時，附近的草地上卻又出現了四五個銅錢，一樣的亮晶晶地發着光，彷彿還是雍正的和康熙的，又大又厚。他再彎下腰去拾時，看見草地上的錢愈加多了……倘若是銀元，或者至少是銀角呵，他想，歡喜中帶了一點惋惜……但就在這時，懷中的銅錢已經變了樣：原來是一塊塊又大又厚的玉，一顆顆又光又圓的珠子，結結實實的裝了個滿懷……現在發了一筆大財了，他想，歡喜得透不過氣來……於是他醒了。

1
噓噓，噓噓，壁上的時鐘正敲了十二下。

他用手摸了一摸胸口，覺得這裏並沒有什麼，只有一條棉被蓋在上面。這是夢，他想，剛才的珠玉是真的，現在的棉被是假的。他不相信自己真的睡在牀上，用力睜着眼，踢着腳，握着拳，抖動身子，故意打了幾個寒噤，想和往日一般，要從夢中覺醒過來。但是徒然，一切都證明了現在是醒着的：棉被，枕頭，牀子和冷靜而黑暗的周圍。他不禁起了無限的惋惜，覺得平白地得了一筆橫財，又立刻讓牠平白地失掉了去。失意地聽着呆板的的答的答的鐘聲，他一直反來覆去，有一點多鐘沒有睡熟。後來實在疲乏了，忽然轉了念頭，覺得雖然是個夢，至少也是一個好夢，才心神安地打着鼾睡熟了。

清早起來，他還是這樣想着：這夢的確是不易做到的好夢。說不定他又該得一筆橫財了。所以先來了一個吉兆。別的時候的夢不可靠，只有夜半十二時的夢最真實，尤其是每月初一月半——而昨天卻正是陰曆十一月十五。

什麼橫財呢？地上拾得元寶的事，自然不會有了。航空獎券是從來捨不得買的。但開錢莊的老闆卻也常有得橫財的機會。例如存戶的逃避或死亡，放款銀號的倒閉，在這天災人禍接二連三而來，百業彫零的年頭是普通的事。或者現在法幣政策才宣佈，銀價不穩定的時候，還要來一次意外的變動。或者這夢是應驗在……

趙老闆想到這裏，歡喜得摸起鬚鬚來。看相的人說過，五十歲以後的運氣是在下巴上，下巴上的鬚鬚越長，運氣越好。他的鬚鬚現在愈加長了，正像他的現銀越聚越多一樣——哈，法幣政策宣布後，

把現銀運到日本去的買賣愈加賺錢了！前天他的大兒子才押着一批現銀出去，說不定今天明天又要來一批更好的買賣哩！

昨夜의 夢，一定是應驗在這上面啦，趙老闆想，在這時候，一萬元現銀換得二萬元紙幣也說不定，上下午的行情，沒有人捉摸得定，但總之，現銀越缺乏，現銀的價格越高，誰有現銀，誰就發財。中國不許用政府要收去，日本可是通用，日本人可是願意出高價來收買。這是他合該發財了，從前在地底下埋着的現銀，忽然變成了珠子和玉一樣的寶貴。——昨夜의 夢真是太妙了，倘若銅錢變了金子，還不算希奇，因為金子的價格到底上落得不多，只有珠子和玉是沒有時價的。誰愛上了牠，可以從一元加到一百元，從一千元加到一萬元。現在現銀的價格就是這樣，只要等別地方的現銀都收完了，留下來的只有他一家，怕日本人不像買珠子和玉一樣的出高價，而且這地方又太方便了，長豐錢莊正開在熱鬧的畢家碾上，而熱鬧的畢家碾卻是鄉下的市鎮，比不得縣城地方，容易惹人注目；而這鄉下的畢家碾卻又在海邊，駛出去的船隻只要打着日本旗子，通過兩三個島嶼，和停泊在海面假裝漁船的日本船相遇，便萬事如意了。這買賣是夠平穩了。畢家碾上的公安派出所林所長和趙老闆是換帖的兄弟，而林所長和水上偵緝隊李隊長又是換帖的兄弟。大家分一點好處，明知道是私運現銀，也就不來爲難了。

「哈，幾個月後，」趙老闆得意地想：「三十萬財產說不定要變做三百萬啦！這才算發了財！三

十萬算什麼……」

他高興地在房裏來回的走着，連門也不開，像怕他的祕密給錢莊裏的夥計們知道似的。隨後他走近賬桌，開開抽屜，翻出一本破爛的增廣玉匣記通書出來。這是一本木刻的百科全書，裏面有圖有符，人生的吉凶禍福，可以從這裏推求，趙老闆最相信牠，平日閒來無事，翻來覆去的唸着，也頗感覺有味。現在他把周公解夢那一部分翻開來了。

「詩曰：夜有紛紛夢，神魂預吉凶……黃梁巫峽事，非此莫能窮。」他坐在椅上，搖頭唸着他最記得的句子，一面尋出了「金銀珠玉絹帛第九章」，細細地看了下去。

金銀珠玉大吉利——這是第二句。

玉積如山大富貴——第五句。

趙老闆得意地笑了一笑，又看了下去。

珠玉滿懷主大凶……

趙老闆感覺到一陣頭暈，伏着桌子喘息起來了。

這樣一個好夢會是大凶之兆，真使他喫嚇不小。沒有什麼吉利也就罷了，至少不要有凶；倘是小凶，還不在乎，怎麼當得起大凶？這大凶從何而來呢？爲了什麼事情呢？就在眼前還是在一年半以後呢？

趙老闆憂鬱地站了起來，推開通書，緩慢地又在房中踱來踱去的走了。不知怎樣，他的腳忽然變得非常沉重，彷彿陷沒在泥渡中一般，接着像愈陷愈下了，一直到了胸口，使他感覺到異樣的壓迫，上氣和下氣被什麼截做了兩段，連結不起來。

「珠玉滿懷……珠玉滿懷……」他喃喃地唸着，起了異樣的恐慌。

他相信夢書上的解釋不會錯。珠玉不藏在箱子裏，藏在懷裏，又是滿懷，不用說是最叫人觸目的，這叫做露財。露財便是凶多吉少。例如他自己，從前沒有錢的時候，是並沒有人來向他借錢的，無論什麼事情，他也不怕得罪人家，不管是有錢的人或有勢的人。但自從有了錢以後，大家就來向他借錢了，今天這個，明天那個，忙個不停，好像他的錢是應該分給他們用的；無論什麼事情，他都不敢得罪人，尤其是有力的人，一個不高興，他們就說你是有錢的人，叫你破一點財。這兩年來市面一落千丈，窮人愈加多，借錢的人愈加多了，借了去便很難歸還，任憑你催他們十次百次，或拆掉他們的屋子，把他們送到警察局裏去。

「天下反啦！借了錢可以不還！」他憤怒地自言自語的說。「沒有錢怎樣還嗎？誰叫你沒有錢沒有生意做——誰叫你沒有生意做呢？……」

趙老闆走近賬桌，開開抽屜，拿出一本賬簿來。他的額上立刻聚滿了深長的皺痕，兩條眉毛變成彎曲的毛蟲。他禁不住嘆了一口氣。欠錢的人太多了，五元起，一直到兩三千元，寫滿了厚厚的一本

簿子。幾筆上五百一千的，簡直沒有一點希望。他們有勢也有錢，問他借錢，是明敲竹槓。只有那些借得最少的，可以緊迫着催討。今天已經十一月十六，陽曆是十二月十一了，必須叫他們在陽曆年內付清。要不然……休想太太平平過年……

趙老闆牙齒一咬，鼻子的兩側露出兩條深刻的弧形的皺紋來。他提起筆，把賬簿裏的人名和欠款一一摘錄在一個手摺上。

「畢尙吉……哼！」他憤怒的說，「老婆死了也不討，沒有一點負擔，難道二十元錢也還不清嗎？一年半啦！打牌九，又麻將就捨得……這次限他五天，要不然，拆掉他的屋子，不要面皮的東西……吳

阿貴……二十元……趙阿大……三十五……林大富……十五……周菊香……」

趙老闆連早飯也咽不下了，借錢的人竟有這麼多，一直抄到十一點鐘。隨後他把唐賬房叫了來說：

「給我每天去催，派得力的人去……過了限期，通知林所長，照去年年底一樣辦……」

隨後待唐賬房走出去後，趙老闆又在房中不安地走了起來，不時望着壁上的掛鐘。已經十一點半了，他的大兒子德興還不見回來。照預定的時間，他應該回來一點多鐘了。這孩子做事情真馬虎，二十三歲了，還是不很可靠，老是在外面賭錢弄女人。這次派他去押銀子，無非是想叫他喫一點苦，練習做事的能力。因為同去的同福木行姚經理和萬隆米行陳經理都是最能幹的人物，一路可以指點他。

這是最秘密的事情，連自己錢莊裏的人也只知道是運到縣城裏去換法幣。趙老闆自己老了，經不起海中的波浪，所以也只有派大兒子德興去。這次十萬元現銀，趙老闆名下佔了四萬，剩下的六萬是同福木行和萬隆米行的。雖然也多少冒了一點險，但好處卻比任何的買賣好。一百零一元紙幣掉進一百元現銀，賣給日本人至少可作一百十元，像這次是作一百十五元算的，利息多麼好呵！再過幾天，一百二十，一百三十，也沒有人知道……

趙老闆想到這裏，不覺又快活起來，微笑重新走上了他的眉目間。

「趙老闆！」

趙老闆知道是姚經理的聲音，立刻轉過身來，帶着笑容，對着門邊的客人。但幾乎在同一的時間裏，他的笑容就消失了，心中突突地跳了起來。

走進來的果然是姚經理和陳經理，但他們都露着惶惶的神情，一進門就把門帶上了。

「不好啦，趙老闆……」姚經理低聲的說，戰慄着聲音。

「什麼……」趙老闆喫嚇地望着面前兩副蒼白的面孔，也禁不住戰慄起來。

「德興給他們……」

「給他們捉去啦……」陳經理低聲的說。

「什麼……你們說什麼……」趙老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重複的問。

「你坐下，趙老闆事情不要緊……兩三天就可回來的……」陳經理的肥圓的臉上漸漸露出紅色來。「並不是官廳，比不得犯罪……」

「那是誰呀，不是官廳……」趙老闆急忙地問，「誰敢捉我的兒子……」

「是萬家灣的土匪，新從盤龍島上來的……」姚經理的態度也漸漸安定了，一對深陷的眼珠又恢復了莊嚴的神情。「船過那裏，一定要我們靠岸……」

「我們高舉着日本國旗，他毫不理會，竟開起槍來……」陳經理插入說。

「水上偵緝隊見到我們的旗，倒低低頭，讓我們通過啦，那曉得土匪卻不管，一定要檢查……」

「完啦，完啦……」趙老闆嘆息着說，敲着自己的心口，「十萬元現銀，唉，我的四萬元……」

「自然是大家晦氣啦……運氣不好，有什麼法子……」陳經理也嘆着氣說。「只是德興更倒霉，他們把他綁着走啦，說要你送三千擔米去，才放他回來……限十天之內……」

「唉，唉……」趙老闆蹬着腳，說。

「我們兩人情願喫苦，代德興留在那裏，但土匪頭不答應，一定要留下德興……」

「那是獨隻眼的土匪頭，」姚經理插入說。「他惡狠狠的說：你們休想欺騙我獨眼龍！我的手下早已佈滿了畢家碾，他是長豐錢莊的小老闆，怕我不知道嗎？回去告訴大老闆，逾期不繳出米來，我這裏就撕票啦……」

「唉！……」趙老闆呆木了一樣，說不出話來，只會連聲的嘆息。

「他還說，倘若你敢報官，他便派人到趙家村，燒掉你的屋子，殺死你一家人哩……」

「報官！我就去報官！」趙老闆氣憤的說，「我有錢，不會請官兵保護我嗎？……四萬元給搶去啦，大兒子也不要啦！……我給他拚個命！……我還有兩個兒子！……飛機，炸彈，大砲，兵艦，機關槍，一齊去量他獨眼龍有多少人馬！……解決得快，大兒子說不定也救得轉來……」

「那不行，趙老闆，」姚經理搖著頭說，「到底人命要緊。雖然只有兩三千土匪，官兵不見得對付得了，也不見得肯認真對付！……獨眼龍是個狠匪，你也防不勝防……」

「根本不能報官，」陳經理接着說，「本地的官廳不要緊，倘給上面的官廳知道了，是我們私運現銀惹出來的……」

「唉！……」趙老闆失望地倒在椅上，痛苦得說不出話來。

「唉！……」姚經理和陳經理也嘆着氣，靜默了。

「四萬元現銀……三千擔米……六元算……又是一萬八千……唉……」趙老闆喃喃地說，「珠玉滿懷……果然應驗啦……早做這夢，我就不做這買賣啦……這夢……這夢……」

他咬着牙齒，握着拳，蹬着腳，用力睜着眼睛。他不相信眼前這一切，懷疑着仍在夢裏，想竭力從夢中覺醒過來。

五六天後，趙老闆的脾氣完全變了。無論什麼事情，一點不合他意，他就拍桌罵了起來。他一生從來不會遇到過這樣大的不幸。這四萬元現銀和三千擔米，簡直和挖他的心肺一樣痛。他平常是一分一釐都算得清清楚楚，不肯放鬆，現在竟做一次的破了四萬多財。別的事情可以和別人談談說說，這一次卻一句話也不能對人家講，甚至連嘆息的聲音也只能悶在喉嚨裏，連苦惱的神情也不能露在面上。

「德興到那裏去啦，怎麼一去十來天才回來呢？」人家這樣的問他。他只得微笑着說：

「叫他到縣城裏去，他卻到省城裏看朋友去啦……說是一個朋友在省政府當祕書長，他忽然想做官去啦……你想我能答應嗎？家裏又不是沒有喫用……哈哈……」

「總是路上辛苦了吧，我看他瘦了許多哩。」

「可不是……」趙老闆說着，立刻變了面色，懷疑人家已經知道了他的祕密似的。隨後又怕人家再問下去，就趕忙談到別的問題上去了。

德興的確消瘦了。當他一進門的時候，趙老闆幾乎認不出來是誰。昨夜燈光底下偷偷地出現在

他面前的時候，完全像一個乞丐，穿着一身破爛的衣服，赤着腳，蓬着髮，發着抖。他只輕輕地叫了一聲爸，就哽咽起來。他被土匪剝下了衣服，挨了幾次皮鞭，丟在一個冰冷的山洞裏，每天只給他一碗粗飯。當姚經理把三千擔米送到的時候，獨眼龍把他提了出去，又給他三十下皮鞭。

「你的爺趙道生是個奸商，讓我再教訓你一頓，回去叫他改頭換面的做人，不要再重利盤剝，私運現銀，販賣煙土，要不然，我獨眼龍有一天會到畢家嶺上來！」獨眼龍踞在桌子上憤怒的說。

德興幾乎痛死，凍死，餓死，嚇死了。以後怎樣到的家裏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「狗東西……」趙老闆咬着牙，暗地裏罵着說。搶了我的錢，還要罵我好商！做買賣不取巧投機，怎麼做？一個一個銅板都是我心血積下來的！只有你狗東西殺人放火，明搶暗劫，喪天害理……」

一想到獨眼龍，趙老闆的眼睛裏就冒起火來，恨不能把他一口咬死，一刀劈死。但因為沒處發洩，他於是天天對着錢莊裏的小夥計們怒罵了。

「給我滾出去……你這狗東西……只配做賊做強盜……」他像發了瘋似的一天到晚喃喃地罵着。

一走到賬桌邊，他就取出賬簿來，翻着，罵着那些欠賬的人。

「畢尙吉……狗養的賊種……吳阿貴……不要面皮的東西……趙阿大……混賬……林大富……屎東西……趙天生……婊子生的……吳元本豬獯……二十元，二十元，三十五，五十六，七